

海公案

著者：佚名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公案/(清)佚名编撰.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11. 2007年3月重印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书库)

ISBN 978-7-5402-0801-3

I. 海… II. 佚… III. 章回小说:公案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3716号

海公案

著 者:佚 名

责任编辑:里 功

版式设计:杨 玲

封面设计:李晓伟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100号

邮 编:100006

出 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3月第2版

印 次:2007年3月第3次印刷

开 本:32开 920×1280毫米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12

定 价:21.8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电话:010-85744891

出版说明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中,古典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观中国历史可以得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激烈,时间长久,是历史上罕见的。它不仅使当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也给了文学以有力的影响。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和统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逐渐激化、深入和复杂,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这就为小说题材创造的多种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源泉。由此可见,古典小说的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十分突出。历史小说又名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唐代民间讲说历史故事。宋以后,平话、讲唱盛行,宋都汴梁(今开封)“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即故事,“说话人”据史传加以敷衍,讲说历史兴废和战争故事,时称“讲史”;讲史所用的底本叫“话本”,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长篇性质和规模的小说。有些以后逐步发展为长篇历史演义,著名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即是其优秀的代表作。顾名思义,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是全讲历史,而是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小说虚构、夸张、渲染等创作手法,编撰敷衍的一种文学作品。正如前人评价的那样,“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从经书上来。”鲁迅据此曾对历史演义小说一语中的地评价说“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这说明,尽管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生动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实有其人,但绝不是历史书,而只能作为一种独特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欣赏。

明代中后期小说有了重大发展,小说的功能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和后来《红楼梦》的产生,使小说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类型化、形式化、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被打破,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觉醒。生活的多样性、人物的复杂性、性格的多重

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

侠义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早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侠客义士行侠仗义的事例。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专为那些“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侠客义士写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随后,以《刺客列传·荆轲传》为蓝本创作的《燕丹子》,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仅写得十分出色,而且开创了我国侠义小说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诸多短篇文言小说中,有不少是描写侠客义士的,像《虬髯客传》、《红线》、《无双传》、《昆仑奴传》,都是这类小说中长期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以后,侠义小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繁荣,被誉为我国古代四部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就是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该书无论内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都是我国古、近代侠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我国古典侠义小说对现代侠义小说,特别是对现代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武侠小说继承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吸收引进西方文学创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侠义小说的品位,有的新武侠小说已跻身于文学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说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称神怪小说,起始于神话,但有它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和宗教根源。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又说“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早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曾盛行一时,这是当时文人为适应皇帝追求长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话基础上,造神立道,说怪述异所结出的文学之果。进入明清后,神魔小说再掀高潮,儒、释、道三教同源,以圣人及菩萨、罗汉、道祖、帝君、真人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对阵,斗法布阵,各显神通,热闹非常。著名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优秀短篇怪异小说集《聊斋志异》,即产生于此时。

晚清谴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讽刺小说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从两者的目的性上讲,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不一样。讽刺小说是用比喻、夸张等含蓄的方法批评、指责或劝告;而谴责小说则是采取特写、纪实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揭露、批评或抨击。但单就批评意义讲,两者并无不同。中国讽刺谴责小说的出现有

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早在晋唐时期,讽刺谴责类小说就已出现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肆无忌惮的瓜分,晚清政府残酷的统治,贪官污吏拼命的压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场更加腐败,国力更加空虚,人民更加痛苦,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一些对晚清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动起来,寻求救国道路,用笔进行战斗。他们抨击政府,揭露列强,唤醒民众,要求变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讽刺谴责小说创作异常活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这时期谴责小说的佼佼者。

公案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搜神记》一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于承认自己“以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即《十五贯》),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帖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来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进入清代以后,开创了公案小说的鼎盛时期,单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渐向章回化、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两书都把侠客义士引进了公案小说,总字数均超过百万。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结构紧凑惊险,跌宕起伏,悬念连绵,引人入胜。

收入本套丛书的精品小说,历来受到大众的喜爱,世代流传,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历代作家艺术上不断进取、创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和特点,极强地适应着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另外,这些作品政治倾向积极,思想内涵深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推动,对文学的发展有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相信广大读者会有正确的认识。

编 者

前言

《海公案》系《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的合集。前者共六十回,成书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后者共四十二回,成书于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作者佚名。该书是以明人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明嘉靖举人。初任南平掌管文庙祭祀的教谕,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任户部主事时,因明世宗迷信宗教,不理朝政,海瑞怀着满腔激愤,抱着必死的决心,写成措辞尖锐的奏疏,进行批评。明世宗将他逮捕入狱,问成死罪。幸亏世宗不久死了,海瑞才被释放出狱。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任应天十府巡抚,曾疏浚吴松江,推行一条鞭法,平反冤狱,责令徐阶等退田。后因被张居正、高拱排挤,革职闲居十六年。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和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污,裁革常例。万历十五年病逝,谥号忠介。海瑞一生节俭朴素,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关心人民疾苦。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清官。

小说《海公大红袍全传》以海瑞同严嵩的斗争为主线,叙述海瑞将严嵩的党羽正法;定亲王被严嵩之子严世蕃诬陷谋反,海瑞为其鸣冤、平反;海瑞在外放湖广巡抚期间,微服私访,平折冤狱,严惩贪官赃吏、恶棍豪强,使许多沉冤得以澄清,受到了百姓爱戴,称他为“海青天”。《海公小红袍全传》以海瑞同张居正的斗争为主线,叙述海瑞惩治贪官豪绅、平反冤狱的故事。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所叙情节虚多实少,甚至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系作者凭空臆造加上去的,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

目 录

目

录

第 一 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1
第 二 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5
第 三 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9
第 四 回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13
第 五 回	严嵩相术媚君	17
第 六 回	海瑞正言服盗	21
第 七 回	奸人际会风云	25
第 八 回	正士遭逢坎坷	29
第 九 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33
第 十 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37
第 十 一 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41
第 十 二 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45
第 十 三 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49
第 十 四 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54
第 十 五 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58
第 十 六 回	海刚峰穷途受敕	62
第 十 七 回	索贿枉诛县令	66
第 十 八 回	抗权辱打旗牌	70
第 十 九 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74
第 二 十 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78
第 二 十 一 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82
第 二 十 二 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86
第 二 十 三 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90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94
第二十五回	青史笔而戮首	98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102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105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宫中计	109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113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117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笞杖讨情	121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饿	125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129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133
第三十五回	酬礼付谋窥恶径	137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141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145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149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153
第四十回	计烧粮逼营赐敕玺	157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161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165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169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173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177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181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184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188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192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196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变童	200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204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208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212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216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阉面圣	220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224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228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232
第六十回	臣忠士鲠万古同芳	237
第六十一回	海刚峰请旨归田 张居正负幼登殿	242
第六十二回	杀亲王巧传御笔 戏宫女假寐龙床	245
第六十三回	造假宝大廷充贡 赐宫室乳母荣归	248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感梦赐祭 陆探花抚几哭师	250
第六十五回	海操江缴旨入京 周进士赋诗脱罪	253
第六十六回	张太师朝房受辱 孙司礼内廷阻君	259
第六十七回	金銮殿披鳞叠谏 安乐宫赐宴酬恩	264
第六十八回	孙给事舍命评本 徐国公抬像叩阍	267
第六十九回	赐红袍耳目官邀宠 接刑篆旧令尹指奸	273
第七十回	乳娘府献袍斥监 盐运道惧罪鸠金	277
第七十一回	张明修赴宴遇仇 陈三枚奉旨搜宝	280
第七十二回	驰家信败露机关 扮相士夤缘妙计	283
第七十三回	张嗣修龙形惑相 周元表搜宝探奇	288
第七十四回	两钦差解宝遇劫 婴山盗拯溺反仇	291
第七十五回	孙娘子婴山解难 沈大王江畔捐躯	295
第七十六回	孙理刑再会钦差 陈给事重围相府	298
第七十七回	邱佐卿重谐凤侣 陈国舅朋比为奸	301
第七十八回	孙太监私行玉玺 徐千岁遣将迎差	304
第七十九回	劫奇宝空捞水月 升豸宪梦入南柯	307
第八十回	害忠良重传假旨 祝眉寿载赐红袍	309
第八十一回	陈三枚解宝回京 海刚峰法场夺旨	313

第八十二回	孙刑厅死里逢生	陈国舅同条共贯		316
第八十三回	叩丹墀三奸伏罪	临海表一纸征兵		318
第八十四回	岫屺山对景称奇	梅花海引人入胜		320
第八十五回	天波楼杨令婆兴师	北潼关高德礼失守		323
第八十六回	林天佐请兵销差	余太君上表除暴		326
第八十七回	献奇宝张太师结舌	嘉智义孙娘子荣封		328
第八十八回	乳娘府下马牌推倒	皇都城无敌将团围		330
第八十九回	海恩官谏主献奸相	岳金定走马捉周连		332
第九十回	孟银銮飞铙取盔	焦将军掣鞭擒敌		334
第九十一回	杨家府回兵释将	张状元代父抵奸		336
第九十二回	张太师盖棺诈死	海操江复任微行		338
第九十三回	袁阿牛嘱盗诬扳	周文玉凭鸦问卜		342
第九十四回	梁司李酷讯成招	赵廷章周全友谊		345
第九十五回	遇假虎土豪聚会	盗美人公子遭凶		348
第九十六回	登莱道文桂陷狱	荒山寨张氏守贞		352
第九十七回	太平狱周观德探父	登州府杨龙贵访朋		355
第九十八回	王小三供像报德	海操江南直升堂		358
第九十九回	毛察院买罪酬金	杨尚书请旨提案		361
第一〇〇回	活菩萨现身救苦	难兄弟背地陈冤		365
第一〇一回	众奸徒到案伏诛	两善士当堂超脱		367
第一〇二回	显色相正直为神	庆团圆椿萱偕老		370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惊然而惧乎？我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睦贤乡，离琼山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缪氏，乃同县缪廩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德三从，是所稔悉。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

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夫立妾，以广子嗣。玉衡正色道：“我与你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行阴德，今我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急纷然。何者？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我不忍见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执，也不再说什么。此后夫妇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

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一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

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上而下，恶貌狰狞，浑身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案之下，倏忽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案。少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此时天气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

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玉衡大喜，对缪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缪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藉有赖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待赐麟儿矣！”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奉玉帝敕，赐你一子，你其善视之！”旋有人拥一怪兽人。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你那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年，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复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你行善有功，故特赐与你为之。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诚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忽听得霹雷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鬟来报：“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鬟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

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公同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詈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曰：“你虽性至孝顺，但你年纪幼稚，郊外无靖，倘有不测，我何赖焉？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谕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不辍。

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我年尚幼，经史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严如师弟一般。

瑞性傲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曰：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

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酈水空传种最良。

欲向澹中寻更澹，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闻日悠悠，愿向闲花稳卧游。

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探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清冷香中过此秋。

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者，尝谓之曰：“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届喜惧，儿恐一旦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我死后你方进取耶？马鬣虽封，铭旌七尺，我亦不得亲见也！”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从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

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我死瞑目矣。”簪笑同庠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终日，不欲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

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挂念。”瑞见母如此吩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去。

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里睡不着，偶步园中。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人说道“昨夜前村张家祭鬼，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要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教人忿气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不听使令？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道“怕什么？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横行滋扰；若是我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事来派着呢！”一人道“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遇了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欺她孤儿寡妇，随就跟了回去，作起祟来。她家好不惊慌，不知被他弄了饮食。那日，张寡妇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什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助纣为虐，任他肆扰呢！”一人道“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的前去受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说他。”海瑞听得明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

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荒郊野店，有什么奇事？不如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这里有一张家，她是个寡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道奇么？”诸友问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怂恿海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哪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

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

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三生石上旧姻缘，萍生朱陈百载坚。

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前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

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曰：“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呢！”

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着那神像骂道：“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割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婪！既不能为民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串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女，索诈楮帛祭食？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我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着，喝声：“还不服罪！”说尚未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笑。内中一人道：“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故神怒示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海瑞听了怒道：“你们亦是这般糊涂！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真是岂有此理！”

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宫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作乱，死于军

前。夫人温氏，携着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墓。岂料中途遇上这野鬼王小三，欺她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宫花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她索食。宫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宫花浑身发热，头目晕花，口中乱骂乱笑，唬得温夫人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山野坟墓之鬼，必为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宫花愈加狂暴，口中乱骂道“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么！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向天许过心愿，至今未酬。玉帝最怒的是欺诳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地设祭就罢，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玉帝呢！”

温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心愿。女儿年幼，是不必说的，就是老爷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自古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小事，就祭祀与他，亦不费得什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道“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氏合家顶祝于无既矣。”只见宫花点头应道“你们既知罪戾也罢。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

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虽道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来。明日三更，我即复旨去也。”温氏又只得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来说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

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温夫人出来见了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哪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着海瑞道“这位便是。”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海相公有甚么妙术，能驱妖魅？何以知道小女着祟？请道其详。”海瑞道“因昨夜

旅店听得有几个鬼私自在那里讲本坊土地放纵野鬼作祟索祭的话，故此前来驱逐妖魅。”

温夫人听了好生惊异，心中却也欢喜，说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驱魔，病得痊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备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费心破钞，我们原是为一点好意而来，非图饮食者也。”再三推让。温夫人道“列位休嫌简慢，老身不过薄具三杯家酿，少壮列位威气而已。”海瑞见她如此真诚，便说道“既蒙夫人赐饮，自古道，‘恭敬不如从命’，只得愧领了。但是不必过费，我们才得安心。”温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就在大厅上坐下。邻居的堂叔张元，前来相陪。

海瑞等在厅上欢饮，温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只见宫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时一般。见了夫人进来，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个大瓦罐，复以两手作鬼入罐内的形状。夫人已解其意，即时出到厅上，对众人说知。海瑞便道：“是了，这是个邪鬼，知道我们前来，无处躲避，故此藏入罐内。可将罐口封了，还怕他走到哪里去？”众人齐声道“有理。”

于是夫人引导到来绣房，小姐回避入帐。海瑞便问“罐在何处？”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见侍婢再三掇不起来，说道“好奇怪！这是个空罐，怎么这样沉重！”海瑞道“你且走开，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起来，并不见沉重，笑道“莫非走了么？”众人说道“不是不是，他既走得去，早就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计多端’，故此轻飘飘的，想哄我们是真呢！”海瑞道“且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过笔墨，先用湿泥封了罐口，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海瑞亲自用笔写着几个字“永远封禁，不得复出。海瑞笔亲封。”写毕，令人将罐拿了出去，在山脚下埋了。温夫人一如所教，千恩万谢；张元便让众人复出厅前饮酒。

夫人便私问宫花道“适间你见甚么来？”小姐道“适间只见那披发的恶鬼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道‘怎……怎么海少保来了？’左顾右盼，似无处藏躲之状。忽然欢喜，望榻下的罐子，将身子摇了几摇，竟缩小了，钻在罐内。孩儿就精神爽快了。故此母亲进来，不敢大声说出，恐怕他走了，又来作祟。适间哪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术，鬼竟怕他呢？”

夫人听了，心中大喜“他乃是一个秀才，鬼竟称他为少保，想必此人日后大贵。”忖思女儿的命是他救活的，无可为报，不如就将宫花许配了他为妻。我膝下有了这样的半子，尽可毕此余生了。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言方知